



王充学习观的现代诠释

陈功江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要:东汉思想家王充以科学的精神钻研知识学问,以批判的态度审视文化传统,拥有博大的气度与超前的意识。在其一生博学广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总结出系统的治学思想,对学习价值、过程、方法作了详细论述,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理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王充学习观;价值论;过程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2) 04-0016-04

王充(27-97)是东汉时期我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思想家和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他以科学的精神钻研知识学问,以批判的态度审视文化传统,拥有博大的气度与超前的意识;他涉猎广泛,博达疏通,著述颇丰,观点独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他的学习论在继承与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理念,至今为人传颂、被人称道。

一、“知物由学”、“化性移俗”的学习价值论

王充的学习价值论既继承并吸收了先秦荀子的“化性”说,又创造性地从知识论的高度去论及学习的重要作用。从德、智两方面去纵论学习对人的发展的关键性作用。王充认为,学习不仅可以改善人的品性,修炼人的道德,而且能够增长知识学问,使人的学识大增,能力渐强,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社会个体。

王充有一个很精辟的论断——“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不注书名。)如果人有了知识学问,就会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论断与17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很相似,但王充这一论断比培根早了1600年。王充已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与发展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故曰:“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同上)学问是知识分子之本,而学问与知识的获取主要靠学习。“学习在获取知识的功能方面就更加明显,更加突出。”^[1]故王充在批判儒家“生而知之”、“先知先觉”先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实知》)他强调学习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因为不管是圣人的知识还是一般人的知识,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神赋予的,而是后天与外界事物接触中所涉取的认识。因此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实知》)知识学问和对事物的认知均是通过学习活动攫取的,如果不善于学习,即使是天资聪慧者也只能被荒废,最后沦为无知的愚鲁之人。故而王充要求人们不断学习,刻苦磨练,以成大器。他说:“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量知》)只有坚持不懈,精雕细琢,埋头学业,刻苦钻研,才能积累更多的知识,最终成为满腹经纶、知识渊博的学问家。圣人也是如此,“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实知》)

同时,王充还从人性的转化与品性的修善角度去论述学习的作用。王充将人性分为三类:一是生来就

收稿日期:2012-06-01

作者简介:陈功江(1965-),男,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教育学、中国教育史。

善的“正性”，是上等人；二是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随性”，是中等人；三是生来就恶的“遭性”，是下等人。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由禀受的先天气质和后天的环境以及个人努力程度所决定的。他说：“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率性》）如果个体禀受五常之气淡薄，就是恶的；如果禀受五常之气浓郁，便是善的。接着他又强调人性是可变的，“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率性》）说明人性善恶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因环境教育与主观努力程度不同，向不同方向转化，善的可能变恶，恶的也可以变善。故王充说：“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同上）当然学习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还取决于学习者的主观努力程度。王充认为人性善恶很大程度上受学习活动内容制约，学习好的东西就能向善的方向发展，学习不好的东西就会向恶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强调说：人性的善恶“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本性》）

此外，王充也论及到学习对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王充认为，学习的社会价值是通过其个人价值来实现的。他已意识到高素质人才对国家社会的重要作用，通过学习，学习主体可以“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成为既能“知大圣之意，又能晓细民之情”（《量知》）的栋梁之材。这种人才王充称之为鸿儒、文人。社会要择其优而任之，唯才是举，“优者为高，明者为上。”（《量知》）只要将这些学识与品德俱全的高素质人才委以重任，让其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就会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民主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这些“为国为事”的贤才良士对社会的进步作用，正是学习的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

二、“任耳目”、“开心意”到“效验”的学习过程论

王充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把学习过程“当作一种不为任何经典所束缚的生动的有创造性的客观过程”，^[9]并且提出了由“任耳目”的感性学习，经“开心意”的理性思维，再到“效验”实践的完整的学习过程论。

学习活动的第一个阶段是“任耳目”阶段，即学习者者凭借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耳闻、目见、口问、手做，直接接触学习客体，获取第一手感性学习材料或经验，为进一步作深层次思维提炼奠定基础。他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即学习者必须经过耳目感受去确定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相反，“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实知》）若不依靠耳目闻见，就不可能对外界事物有具体的感知；尽管该阶段学习带有局部性、片面性，但毕竟是奠基阶段、初始阶段，经过对这些具体感知的加工与处理，从具体到抽象，从未知到已知。所以王充说：“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实知》）“任耳目”的感性学习要将耳闻目睹与不耻下问结合起来，这样就可克服个人

学习的弊端与偏见。因此王充强调说：“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实知》）凭耳目感官去亲自接触客观事物和过程，是学习一切知识的起始点与关键点。

学习的第二阶段是“开心意”。王充认为，光靠“任耳目”的感性学习是难以获得真知的，因为感性经验往往容易给人造成假象或错觉，使人难以全面、准确地认知事物的规律。因此，王充认为还需经过“开心意”阶段，“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也就是凭借大脑去思维、加工、分析、综合，进行理性思维，使所学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方可明辨是非，区别真伪。王充强调：“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开心意”所借助的主要人体器官是“心”，即大脑，其主要功能是“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对作》）“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实知》）从具体的感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作出合理判断。在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实现由未知、浅知到已知、真知的转化。“开心意”固然比“任耳目”高一个层次，然而“开心意”必须以感性学习为前提和基础，否则仅凭主观想象与臆断，会得出脱离实际的荒谬结论。

“效验”是王充提出的学习过程的最高阶段。即通过观察、测试、比较去检验所学知识是否正确，从而保证获取知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薄葬》）“有效”就是与事物相符合；“有证”就是要有确实的证据。如果不经过“效验”，就难以证实“任耳目”与“开心意”所获取知识的真伪。“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实知》）“效验”是一个通过实践检验知识真伪的客观过程。又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运用“效验”的方法来分析神学迷信，揭露虚妄不实，《论衡》中有不少篇目专门论证通过效验批驳谬论。王充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将哲学思维引入学习理论，使学习过程论富有了哲理思辨色彩，从而魅力大增，流传千古。

三、以“博览”、“贵通”、“距师”、“推类”为主的学习方法论

王充作为汉代儒学的反叛者，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吐纳百川的治学态度，在重新审视传统儒家学习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风格的学习方法论。

（一）广见博览，容纳百川

由于两汉遵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一直把儒家经典作为儒生唯一的学习内容，而其他知识一直不被士人所重视，导致东汉学风空疏，儒生视野狭窄、思维僵化。鉴于这种情形，王充大力倡导广见博览的学习法，以摆脱儒经对知识分子的严重束缚，“他

对汉代迷信儒学的批判是以博学为前提的”^[3]。他强调,如果“人不博览”,就难以“闻古今”、“见事类”、“知然否”(《别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如果能够做到广采博学,就会提高儒生的综合素质,使之能胜任社会工作,增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因此王充说:“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举重拔坚,壮士之力也。”(《效力》)他还用比喻法论证了坚持“博达疏通”学习法的益处,“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别通》)良医、才子均是得益于广采博学、涉猎广泛。同样,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也有赖于广大知识分子“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同上)“博览”的学习法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广闻博见,广泛接触大自然、大社会,通过科学实验与社会实践,全面深入了解与掌握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内的知识,体察与把握社会状况与风土人情,成为一个知多识广、视野开阔、知识渊博的有用人才。二是容纳百家,兼容并包。因为“百家之言,令人晓明,非徒窗牖之开、日光之照也。”(同上)吸纳百家学说,在人的学习活动中是获得真理性知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学思贯通,博学精思

首先,王充强调学是思的基础,思考是建立在学习基础之上的,脱离学的思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也不会有任何收益。王充对光强调精思而不注重博学的人予以批驳,有的人说“精思亦可为人法,何必以学,”他反驳说:“事难空知”。(《实知》)他还引用孔子的话来证实学比思更重要,应当先以学为主,“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同上)王充认为“独思无所据”,即脱离学习的思考是没有根基的胡思乱想,若这样“不睹兆象,不见类验”(同上),一味苦思冥想、空想幻想,只会得出脱离实际的荒诞谬论和奇谈怪论。王充的学思贯通论的重心在学,因为“学之乃知”(同上)。而这里学主要指博学广览,“无所不包”。当然,王充并非一味只强调学而忽略思,他主张学中有思,思中有学,学思贯通。他说:博学者“不思,多闻阙疑”,(《汉书·艺文志》)如果一味埋头去学,而不去思考,就容易导致所学到的东西真伪混杂、是非难分。常此下去便会“终以自蔽”(同上)。因而,他十分注重“精思”的重要性,他说:“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实知》)能被认知的学习客体,经过精思就可获取;尚未了解的知识,通过感知亦可了解大概。

(三)“问难”“距师”,批判学习

王充针对汉代儒生推崇“师法”、“家法”,“信师是古”的传统古板的学习方法,大胆提出“问难”、“距师”的批判性学习法,要求年轻人打破唯师是从、唯书是尚的心理。他说:汉儒往往“好高古而下今”,“好褒古而毁今”(《齐世》),这样一味信古、厚古薄今,必然导致学术一片

沉寂,学者没有创造力。所以王充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孔》)强调不要盲从古人,崇拜权威。王充敢于大胆地向儒家鼻祖、教师典范孔子提出诘问批评写了《问孔》,通过以其矛攻其盾的方法,指出了孔子言论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亚圣”孟子也进行了批驳问难,在《刺孟》中列举八个方面的问题——质问。用孔孟的错误言论来证明“圣贤所言皆无非”观点的荒唐可笑。即使是正确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失真或过时,因此需要边学习边批判。不仅要问孔刺孟,而且对任何学习都要持批判学习态度,不可轻信盲从。因此冯友兰说他“充满对各种偶像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4]反对记诵,倡导“贵通”。王充对汉代但拘一经,只记章句,训校文义的学习风气予以深入批判,他认为这种学习模式下培养出的视野狭窄,孤陋寡闻,思维简单。他说:“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在王充眼里只会记诵章句,“读诗讽术”的汉儒,犹如学舌的鹦鹉,记诵的再多也不会对思维与能力有多大益处。实际上成了“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别通》)书呆子,不仅无益于社会事务,不具备管理国家、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且有害于自身,严重制约自身素质的提高。

(四)专心致志,学贵专一

学习是一种注意高度集中的认知活动,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专心致志,专一不二。因为“人在集中注意时,会将相应的感觉器官朝向学习对象,以利于信息的接收”^[5]王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且二也。”(《书解》)不管干什么事都要专一,不能三心二意,心猿意马,因为人不能一心两用,不能同时做两件事、看两样东西、思考两个问题。否则,就会“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同上)好比作画,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结果一无所成;左眼看东,右眼看西,最后视而不见;同样,人的学习也一样,若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没有固定的目标与明确的方向,最后一事无成,一无所获。故而王充对失败者有一个新认识,他说:“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考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同上)在他眼中的失败者并非是由于天资差、脑子笨,主要是由于意志不专,朝三暮四所致。即使是天资聪明的人不把心思放在学业上也终难成材。

(五)实事求是,“学为世用”

王充强调治学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学为世用”(《别通》)切忌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他说:“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书虚》)只有放弃那种虚荣、装饰、浮躁的学习态度,追求务实、求真、实干的治学风尚,才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论衡》中的许多篇目诸如《书虚》、《道虚》、《语增》、《儒增》等,针对这种弄虚作假、装饰门

面、虚荣浮夸的学风，作了深刻的批判。王充强调学以致用，学为所用，主要指学术研究，著书立说，阐发高论。他说：“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佚文》）治学研究的宗旨是要能用、有用。如果所学的知识、所作之时文对社会有用，愈多愈好；相反，对社会无益的学问，愈多危害愈大。所以王充强调：“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对作》）王充倡导为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社会事务服务。

综上所述，王充作为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大学者，学识渊博，容纳百家，学贯文理，以其开阔的视野、广博的常识、自由的思维、批判的学风，纵论为学之道，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观——“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为其学习论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借助其特有的科学精神，以超越时代的气势，带着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传统儒学的治学观，进而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学习思想的新观点，诸如“知物由学”，“效

验”、“博通”、“距师”、“学以致用”等等，为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史增添了新的色彩，为开启后世思维也起了一定促进作用。所以，朱亚宗先生评价说：“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是远远超越时代的具备了完整科学精神与气质的最早一个思想家。在王充身上人们看到一种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6]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学会学习[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2] 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 [3] 张瑞璠.中国教育哲学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 [5] 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6] 朱亚宗.王充: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J].求索,1990,(1):60.

[责任编辑:石芬芳]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angchong's Viewpoint on Learning

CHEN Gong-jiang

(Wuhan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Wuhan430064, China)

Abstract: Wangchong, a great thinker in Donghan Dynasty (25-220AD), conducted academic research with scientific attitude. He examined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critical attitude; he had broad mind and of great vision. He learned broadly all his life and accumulated rich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ystemized a train of learning thought. He made comments on value, process and method of learning. In this paper we put forward some distinctive new concept and theory of Wangchong.

Key words: Wangchong's viewpoint on learning; explanation of theory of value; process theory; methodology

(上接第15页)

Study on Present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Necessity of Relying on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to Rejuvenat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Jin-si

(Hubei Communications Technical College, Wuhan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four major responsibilit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training qualified workforce, undertaking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project, serv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heriting and passing on culture. To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training qualified workforce is the co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while the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is the supporting force, serving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passing on 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After studyi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higher vocation colle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is growing in importance, considering which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should be motivat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Finally, it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relying on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to rejuvenat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relying on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research to rejuvenat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